



# 梅花误

戴志贞 著

中国文联出版社



戴志贞 著

# 梅花误

中国文联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梅花误/戴志贞著.-北京:中国文联出版社,2008.1

ISBN978-7-5059-5792-3

I.梅… II.戴… III.长篇小说-中国-当代 IV.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07)第198826号

|      |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
|------|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|
| 书 名  | 梅花误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
| 作 者  | 戴志贞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
| 出 版  | 中国文联出版社                    |
| 发 行  | 中国文联出版社 发行部 (010-65389152) |
| 地 址  | 北京农展馆南里10号(100026)         |
| 经 销  | 全国新华书店                     |
| 责任编辑 | 王其芳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
| 责任校对 | 王建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
| 责任印制 | 李寒江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
| 印 刷  | 中国文联印刷厂                    |
| 开 本  | 880×1230 1/32              |
| 印 张  | 12.375                     |
| 插 页  | 2页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
| 版 次  | 2008年1月第1版第1次印刷            |
| 书 号  | ISBN978-7-5059-5792-3      |
| 定 价  | 30.00元                     |

您若想详细了解我社的出版物

请登陆我们出版社的网站<http://www.cflacp.com>



### 作者简介

戴志贞，笔名潜颖，山西省孟县人。中国作家协会会员，山西省作家协会会员。1958年平定师范毕业参加教育工作，小教高级职称，现为孟县教育局教研室退休教师。从小爱好文学，多年潜心写作，1985年以来，在省级以上报纸杂志上发表过中篇小说、短篇小说、小小说、故事、散文、诗歌多篇。1993年由北岳文艺出版社出版散文集《妙真斋琐记》。1998年8月由民族出版社出版长篇小说《桃李园曲径》。1999年8月在北京举行的第二届新世纪校园文学发展研讨会暨“99”杯征文颁奖会上，《桃李园曲径》荣获优秀校园文学著作奖。《桃李园曲径》于2005年3月在北京第二次印刷。

责任编辑 / 王其芳  
封面设计 / 黎 庶

## 第一章

### (一)

蔚蓝色的天空皎洁无比，只有几片薄纱似的莲云，犹如一个妙龄女魂，穿了件艳丽的湖蓝色夏衣，颈间又围绕着一段细细的白纱巾，使人们有一种从来未有过的美感。

天空高远、洁净。

柔软的蓝丝绸没有天空那么鲜明。

润泽的蓝宝石没有天空那么灿烂。

天边颜色是朦胧的，淡紫色的，多时没有风雨雷电变化的现象。天宫境界，更是静雅绝尘。

看吧！千树琼花碧波涟漪：

修竹乔松舞动，绿柳白杨依依，芳草沐浴春阳，轻风散发茶香。芍药牡丹含苞待放，桃梨杏李相互争艳。玫瑰杜鹃映天红，扶桑米兰比彩云。水仙不沾尘，丹桂飘月宫。兰花幽芳挺秀，金莲玲珑剔透。老槐吐嫩芽，梅开二度花。一朵朵姹紫嫣红，娇妍妩媚，各具一种清新、婉丽的韵味。

听吧！时而又传送着清耳悦心的箫声笛韵。

然而，在天堂的神仙佛地，竟发生了一件摧兰折玉的伤天害理之事：

这日，淡淡的白雾烘托着富丽堂皇的三仙宫，将天女金婵、玉婵、灵婵三姐妹的琼楼玉宇，映衬的花团锦簇。

重霄彤云万里，红光四射，照的西楼更显得金碧荧煌。这是大姐金婵的闺阁，她依着蓝晶晶的栏杆，婷立在珠帘闪闪的廊檐下；正欲赏景吟诗，忽听背后惊叫一声：“大姐！快帮帮我！”

金婵还没来得及转身，就被三妹灵婵展开的莲花巾挡住了视线！

“这是怎么回事？”

“姐，请您快算算这块绢巾，是怎样落到宇臣谗手中的？”

“这不是在你手中嘛！为什么说落在了他手中呢？”

“他还拿着一块，硬说是我给他……”灵婵说着哭丧着脸，一头扑在姐姐怀中，要金婵快使法力断断缘由。

“三妹，你不也能测出因果呗！”

“我总是弄不清楚。”

金婵看着妹妹愁绪如麻的面孔，不禁潸潸！立刻双手合一，两目紧闭，口中默念片刻。之后，金婵猛抬头将水袖往外一抛，紧接着又向空中画了三个圆圈和七个弧形，随即念念有词，大约有半个时辰，金婵从袖里取出一块三尺见方的黄缎，对着它轻轻地嘘了一口气，黄缎刷地变得更光滑明亮，胜似铜镜，镜面上的一切是非人我让灵婵看得一清二楚：

挂满雪花的龙凤松枝，在寒风飕飕的冬阳下胜似珠光闪烁，令人观之犹如玉龙升腾，银凤起舞，洗耳静听，好似“鸣玲玲”随风奏乐。

宇臣谗的好友霄云贤，堂堂仪表配上一身闪光蓝衫，显得更加神采焕发，他，正依着劲松聚精会神地遥望雪莲放异彩，近赏红梅

傲冰霜，目不转睛地咏诗作画。忽然，耳膜里响起了轻轻一声叫：“云贤，你在咏梅？还是在招仙？”

“哟！你这话从何说起？”

“你看！”

霄云贤顺着宇臣馋指的方向凝视：只见三位红衣仙子玉立南天门百阶上遥望盛景，欣然命笔，时而笑声朗朗，时而咏梅吟竹，时而舞起翩翩，时而歌声婉转。

宇臣馋看着看着情不自禁道：“云贤，你看那三姐妹，谁是女中魁首？”

“文？还是容？”

“双全呗！”

“我看是那三妹灵婵占上风了。”

臣馋点头赞同。此刻，他那急于想得到灵婵的欲望和激情怎么也难以控制，为了求霄云贤帮自己将红线的一头送在仙人手中，不由得拿出他的所谓“信物”说：“你看！它就是她给我的，我也为她准备了这个‘金如意’，请你把弟这颗心给她送去，算我求你了。”

霄云贤一看是灵婵的红色莲花绢巾，顿觉脑海中模糊一片，纷乱的头绪弄不清她为什么把自己许配两家？霄云贤呆呆地望着宇臣馋手中的莲花巾一言不发。

好大一阵过去了。

“云贤，你呆什么？不愿为我牵红线吗？”宇臣馋看看霄云贤黑沉着的脸附耳柔声。

“不！我不能，请你另请红娘。”

“为什么？”

“你也看看！”霄云贤“嗖”地一下，从兜里取出灵婵给他的莲娟说。

宇臣馋瞧之内心慌乱，因为他与玉婵已互用“竹如意”私约终身。这块莲花绢巾，是他从玉婵的床头拿着欣赏的，并非是灵婵给

他的什么珍贵的“信物”。然而今天,情丝又被灵婵的仙姿玉色、文章星斗牵去,而且牵得那么紧,那么令人心荡神迷,想见之日急不可待。本想用这块莲巾冒充“信物”,不意恰恰遇上了冤家,他,如热锅上的蚂蚁,又如落入无边的苦海,本该回头上岸,但脑海中却又闪过一个恶念:控告霄云贤私下联姻,故犯天条,再告玉婵自作主张暗自许他,家规难容!他觉得只有这样才是“上策”,只有这样才能解脱自己,并反败为胜,夺得灵婵。

灵婵从仙镜中看到这儿,不由脱口惊问:“大姐,我的绢巾怎么就飞到了二姐的床头?是她做的法吗?”

金婵听得将黄缎翻了过来:“你再看!”

仙镜的亮度更强,镜面上立刻出现她三姐妹一个月前,到梅竹园观赏的情景,当她瞧见二姐由于吟咏松竹梅三友,受了姐妹们的批评而痛哭流涕时,灵婵给过二姐一块绢巾让她拭泪。可她想莲巾是她出门不可缺少的护身符,给二姐拭泪的,绝对不是它!难道当时弄错了吗?灵婵不禁惊愕,因为她的莲花巾,是她母亲给的珍宝,见尘不染、见水不湿、见火不烧,长年携带身边,春放清香,夏拘凉爽,秋来暖流,冬驱严寒,白昼花朵栩栩如生,夜半金光闪闪荧荧。如若想多要几块,只需轻轻一口气,再念念有词,自然要一来一要二来二。可惜母亲不传咒语,只给她一块而已。

宝巾如果落入他人之掌,金光俱退,携带伤身。

灵婵凝视着镜子里一幕幕情节叹口气说:“大姐,二姐为什么不把我的东西看重、珍藏呢?”

“你还当常用绢,她哪能知道是宝物呢?我知道母亲最疼你,你想要多少不是易如反掌吗?”

“不!只给了我一块。”

“你嘘口气,念念咒语不就有了吗?”

“非容易哪!姐姐,我为了向母亲领教咒语,跪求三天三夜,但换来的却是……”

“什么？”

“妈妈说，莲巾不凡，此咒难传。授者减道行，学徒用不灵。这是佛门对她的专传秘诀，上不传下不授，见有难者可无偿赠送一块。”

“哎呀灵婵，那你没有问问妈妈为什么要给你吗？”

“她只说为了保护我，就像派了天兵天将时刻跟随。”

大姐金婵点头领悟，预测三妹定有劫难，顿时消了她对母亲偏心小妹的念头，却又被疼爱同胞的沉重心情，压出两眶热泪！

金婵边拭泪水，边从水袖中取出一个黄包递给三妹说：“小妹，放心，宇臣谗盗去的绢巾是假的，这里边才是你的珍宝。”

“啊！它为甚又到了大姐手中？”

“你再看！”金婵把铜镜般的黄缎吹了三口气，上面又显出几幅画面：

那天，金婵到二妹闺房闲聊，猛见她枕上铺一块莲花绢巾，一看就是母亲的不凡之物。因为一阵气愤涌上心头：“哼！妈妈给了三妹一块，又给了二妹一块，自己难道与她俩不是同根生吗？”金婵不言不语，忍气吞声，泪水倒流。真没想到母亲竟然这么不公！她沉思片刻，下定决心用“障眼法”以假换真，她只轻轻一口气，就使真假交替，飘飘然宝巾飞向金婵，假绢落枕展示。玉婵对这情景全然不知，只顾要求姐姐对诗。

灵婵看到这里，对大姐岔然作色道：“姐，我切记得在梅竹园，给二姐揩泪的绢巾不是宝巾，那时，是不是您也用‘障眼法’乱了我的视线呢？”

金婵点点头，说她当时确实是有意思争夺宝巾，哪知时辰不好，乱了姐妹们的视线，金婵不但不知宝巾到了玉婵那儿，还引起她对母亲的看法。

“姐呀！您的障眼功法真了不起！直至现在都使我认为自己柜里放的这块是珍宝！唉！”

金婵听得愧色满面。

灵婵扑倒在大姐身上，声泪俱下：“姐，希望你以后千万记住小妹几句话：‘母心最公平，对子一样亲。姐妹同肝胆，切勿操嫉心。’”

金婵听得不由与妹妹抱头痛哭！

由于宇臣谗仍怀有得到灵婵的幻想，所以他觉得在控告霄云贤的同时，必须先甩掉他眼下的绊脚石玉婵，才能轻装上阵。

这日傍晚，一阵大风拱着浓浓的黑雾，推开玉婵卧室半掩的玻璃窗，唤起了她对楼外气候变化的警惕！切指一算，果然有恶浊临门，但测不清来至何方？引力何在？她叫使女春春陪坐身边，单等吉凶！

一刻钟过去了。

猛听的门外“噎噎噎噎”上楼的脚步声，紧接着：“玉婵，开门！”

玉婵一听是宇臣谗到来，不禁喜上心头，同时，惧怕的杂念也就一扫而光。因为他来的正是玉婵需要助力破狂风黑雾的时刻，所以她不但没有疑他，反而亲自出去迎接。哪知门开之处，一双冰冷的眸子使她倒移莲步，无精打采地坐在书案前低头思索：“难道他就是恶浊吗？不！他多次来求爱，我多次考验过他的，可以说，我俩如鱼水之情。他，海誓山盟，我，忠贞不贰。”

“玉婵，抬起头来，我有话对你说，让……”他使了个眼色。

玉婵会意，摆摆手让春春回避。

“说吧！看你的脸色是有喜而来，看你对我的眼神是有愧于我。”

“不！谁都不愧对谁，你看！”

“啊！‘如意’，你是想看着它开开心吗？好！”玉婵立刻从抽屉里取出他给她的“如意”，与她给他的“如意”并举欣赏，不料宇臣谗奸笑一声说：“它们该物归原主了。”

玉婵向他投射着疑问的目光。

“原因很简单，我不同意私恋。”话音未落，一个箭步至玉婵身边，抢着“如意”翻身急步！

“姑娘！他还拿着你的‘竹如意’呢！”春春着急道。

“啊！是呀！你看我，被他那莫名其妙的行为刺晕了，快！追回我的‘竹如意’！”

春春听得翻身急追！追呀追！终于扯住了宇臣谗的后襟：“快给我姑娘的‘竹如意’。”

“告她吧！说我得给她母亲了。”

“为什么？”

“告她送我私约终身。”

“胡言！你不也有‘信物’吗？”

“是她先给我的，而且我的东西现在在我手中嘛！她拿何物作证？”

“恶魔！是你在先，还有地点和时辰哩！”

春春和宇臣谗正在舌战，只听得姑娘玉婵驾风而来：“不必与他斗嘴！看我的……”

春春应声而去。

宇臣谗举着‘竹如意’得意忘形。

玉婵向宇臣谗投射着仇视的目光，回想起他当初迫不及待的追求，而现在又急不可耐的背信弃义，实乃蛇心兽性啊！此刻的玉婵气夯胸脯，怕他到母亲面前反咬一口，所以不得不使法！

她将水袖轻轻一甩，一个假“竹如意”飘然而出！随后又轻轻一口气，将它吹至他手中，与真“如意”交换，顿时，真“如意”化着一道亮光，直向主人的衣袖而入。宇臣谗的邪法高不过玉婵的正本，所以他还在哪儿举着假“如意”像笑面夜叉，玉婵故作惊慌，驾起云头俯首高声：“今天才照出你是千年魔怪！”

夏季的天景，更为美妙：

一望无际的银河岸，星光闪烁，呈现出一条明亮的光带，照得碧水清澈见底，青山更青，鲜花更鲜，芳草随风放异香，树木百种赛绿装。

这日一早，灵婵就闷闷不乐地向银河岸慢步而来，自从大姐的仙境中清楚了莲巾失落的情景，使她日不思食，夜不安眠，虽然宝巾已归自己，但那块假的如不收回，还会使宇臣谗兴风作浪。灵婵依着一棵喷香的榕花树呆呆地凝视着五色缤纷的景致，不禁打了个冷战喃喃自语：“盛景哪！我能永远欣赏你吗？”

“三妹，这景永远是我们的，你为什么有这样不吉利的念头？”金婵突然从灵婵的背后转来道。

“姐，您早来了吗？”

金婵点点头，说她找她不见，想必三妹在这儿散心或一个人苦思恶想什么？

是的，灵婵此刻正聚精会神地回想她与霄云贤的一段情意：

去年的四月，风和日丽，天南桃园虽已深红落尽，但一片青枝翠叶，令人观之更觉清丽俊逸，特别是那小桃累累的枝首，在爽爽轻风的吹拂下悠荡在空中，给游仙远远就送来了桃子的香气。

周围的翠竹苍松，曲水方池，柳墙花径上，车来轿往，其中一顶四人抬花轿子如飞云掣电，转眼间到达桃园。

使女从轿子里搀下一位红衣仙子，看吧！真乃月里嫦娥衣香鬓影，画中美人丰姿绰约，珠辉玉丽的瓜子脸蛋儿似笑非笑。

她俩，就是三妹灵婵和她的使女晶晶。

灵婵轻移莲步，行至一泓碧水池边坐视全景，不由脱口吟咏：

#### 四月容

园林四月谢红装，翠叶青枝绿放光。

李树悠悠托小果，桃子满世溢清香。

“好！”

灵婵和晶晶闻声望去，目光中出现了一位面如冠玉，神清气正，衣冠楚楚的少年。

“姑娘，何不与他吟诗？”晶晶脱口道。

灵婵听得羞怯地低下了头。

晶晶见姑娘表面上虽然显得很淡漠，但看出她内心的热切。所以又脱口道：“姑娘，等着，我去请他来。”

须臾。

晶晶陪仙人来至姑娘面前，他俩一见倾心，但由于天条的严规戒律，二仙只能暗示激情，言近指远：“仙君见礼，有劳你前来对我诗作的指教。”

“仙姑才貌无双，愚者哪敢指教！只不过愿吟几首取长补短罢了。”说完，他也取题为“四月容”，对视着灵婵欣然命笔：

### 四月容

千枝万叶郁葱葱，绿荫浮沉一片红。  
点点樱桃情韵致，迎来玉女美娇容。

灵婵见他才思敏捷，相貌堂堂，不由暗送秋波，并指着一苗正怒放的真红月季花，赋诗传情：

### 月季情

万绿丛中一朵花，仙风放胆去抒它。  
天时地利皆如意，百载情弦拱彩霞。

晶晶为他俩方便，故作自去观景。

他俩见晶晶远去，各做介绍，他叫霄云贤，是一位高神之后。今来桃园本想为桃花赞几首，却忘记已是四月容，花谢桃生，一片青绿，虽然观之垂枝荡叶更有韵致，可一时想不到该如何定韵，他正在闭目深思，忽听有女声吟咏，所以情不自禁地冒昧高声赞叹一声。

灵婵听闻目睹心照神交，大胆将莲花宝巾塞进霄云贤手中，但转念一想：“不能，只有这一块，母亲问起何言答对？这事非同小可！怎么办？”她沉思片刻，立即抽回珍宝，只好暗中使法，变出一块虽然不是宝物，但很鲜艳的莲巾：“云贤，你看！咱俩各拿一块好吗？”

霄云贤兴奋地点点头，随后从袍袖里取出一枝金笔：“如不嫌弃，请……”

“姑娘，快看！那儿的风景更有诗意。”晶晶的话打断了云贤的绵绵情意。

灵婵听得即刻收起金笔答话：“好，我们到那儿看看！”

他们咏诗作画直到午时已过。

金婵听得流下了同情的泪水。

须臾。

她揩揩泪眼，长叹一声！拉妹妹坐在一块天然雪花石上，又拉起宇臣谗心怀叵测，夺人之爱不成而治人死地，他，实乃神中无灵，仙中无道，人中无德，兽中无尾的怪物也！

“姐，难道母亲还看不出他拿着二姐竹如意是假的吗？”

“当然一目了然，但是母亲为了教育玉婵以后要警心涤虑，严守天规，给了她三年独守闺房，不得自由的惩处。”

灵婵听得好生不快！她说玉婵没罪，倒是制定束缚人身自由的天条有屠杀千千万万无辜者的罪行！

金婵听之高兴地拍手赞同妹妹的观点。

须臾，她又急急摇手制止灵婵高声，并指指头顶，看出她怕上

天怪罪，敢怒而不敢言。

姐妹俩对视着长久地沉默着。

“姐，那个宇臣谗呢？”

灵婵突然又问。

金婵说，他不管是假如意信物的罪，更严重的是对霄云贤和灵婵的诬告罪。她说，老母知情后，怒发冲冠！凝视着宇臣谗，向一个黑洞洞的小门儿努了努嘴，“唉”了一声，翻身走了。

“噢唷！他入天牢了！”灵婵转着一双惋惜的眸子。

金婵点点头。

二姐妹一阵无言。

“啊！那个霄云贤呢？”灵婵猛抬头打破了沉默。

“他不是有你的莲巾吗？还不得打下凡间重新修炼！”

灵婵听之如雷轰电掣，说他拿的莲花巾，难道老母的慧眼不辨真假吗？她对姐姐怒目而视：“姐姐难道不是小妹知情的辩护者吗？”

“难辨哪！”金婵说，信物并不限制真假贵贱，反正他心上有人有物又有行，灵婵对他情更浓，纸里哪能包住火？她拍拍妹妹的肩膀：“你来看！”

金婵领灵婵来到望尘台，指指无底的台阶，灵婵领悟：“推他下凡间，这罪定得太重了吧！”

“不！你还得待命服罪呢！何况他！”

“啊！啥罪？”

金婵说，因为她对霄云贤动了凡心，所以老母要她魂落山乡，体味红尘河的喜怒哀乐！看看世上的世事、世情、世态，世人，并用霄云贤给她的金笔，为后人留下一幅鲜明的、包罗万象的人生轨图。

“哟！魂落山乡，身居哪里？”

“身躯仍在天堂。”

“哎呀！姐，那不就等于我死了吗？”

金婵摇摇头说，这叫分身下界，只给灵婵一颗像金石一样的实心、真性，特让她用质朴、诚笃去抒写人情世故、人情冷暖。至于分身对灵婵有何吉凶，自有人间去明达。

灵婵听得噙了两眶热泪，她，不想离开亲人。

金婵虽然更觉得难舍难分，但是母命难违，她不忍心亲手推妹落凡，只好叫来一位白胡老翁，让他领灵婵至南天门首，指着人间一处山高水深、人烟稀少，但很美丽的自然景境说声：“姑娘，下去吧！”

在此同时，正是凡间 20 世纪 30 年代的一个农历三月下旬。

尽管一连数日滴水成冰，可那漫山遍野的桃花仍然红艳艳的，傲似梅容。人们都增衣袖手，众说纷纭，有的脱口吟咏：

## 天 颜

春深似海浴青松，更见桃花火样红。

已是闰年三月尽，突然雪霰胜严冬。

又有的仰观天象，喃喃自语：“天有奇冤，地有战乱。桃花赛梅，外柔内刚。阐明了此时出生者的禀性。”文者论不完的论，述不完的述……

这日，三月二十三日凌晨。

一户被清河拥抱，林园环绕的书香人家门里传出一阵“哇哇”的婴儿啼哭声，接着就是“噤噤噤噤”急促的脚步至产妇窗下。须臾，又“当当当当”敲着窗棂子问：“快告我，大小人都好吗？”

“好好，还是你喜欢的俊丫头哩！”屋里回答。

孩子的父亲廉彦邦听得脸上抽搐了一下，低着头，背上双臂，像舞台上唱红的角色一样，踩着戏板似的朝门前的密林走去，且走